



酿春
吴佰洋
摄

夏天的故事

■ 杨承志

夏天的童话
从日记中轻轻飞出
你如蝶翩入我心的栅栏
飘逸般的发丝在风中轻舞浅笑
驻足在我少年梦中
笔尖的青春写下了
斑斓色彩的文字和诺言

夏日如斯
你说要去远方
追寻梦想
而我
留在海边
守着那一艘旧木船
从此各守一方
把诺言楔入彼此心域
将心与心相挽在岁月里
读你梦里春秋几度
祈祷你藏于其间
那一束岁月的情怀
安好如初

涛声依旧
梦里桃红几回
穿过一场深夏的雨
我们来到
一起走过夏天记忆的海滩
轻语曾经那些点点滴滴
默数,身后深深浅浅的脚印
雨,覆盖了无言的邂逅
我撑开伞
在默默对视的眼眸里
搜寻你寄存的温柔

梦醉于沉淀
回眸一笑的勉强
抖落满地忧伤
无意间你缓缓转身
望着大海远处说
如果相爱带来是伤害
那就一辈子不要说再见吧
你平静语调里带着无助、缱绻与茫然
相望眼神里包含多少欲语还休
风中不再温柔凌乱了秀发
吹散了爱的童话
我猝不及防的情绪此刻无处安放
谁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此刻却分明地写在我们脸上
相融眼眸里再没有了你水般柔情
风中散尽,你背影朦胧

邂逅,竟是一场夏雨飘零
说不清是惋惜,还是悲伤
我知道
今晚过后留下只有记忆
转身各散天涯却还是牵挂
把影写在梦里
把你的目光写进诗行
叠印在我无字的日记里
如潮水漂泊在浪涛中
无法挽留
你在雨声款款中朦胧转身
如一页苍白的记载
渐渐飘散于我的脑际

那个夏天
收到你转来的信
谁曾想
狠心转身竟是病魔作弄
一封阴阳隔绝的信笺
成了你生命的绝笔
站在红尘断崖处孤独伫立
我像个捕风的汉子
所有的明日

如迷雾般弥漫
随风而逝的梦里
找不到心的归宿

想你如窗外飞坠的雨滴
浸透了我整个夏天的孤独
系梦于涛声潺潺夜色如墨
你却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曾经一直渴望
与你相濡以沫
在红尘中安守一份静好
可惜没来得及紧握你的手
你却悄然远去
从此,苍白的思念缠绕在心头

那个夏天
你在漫长的黑暗中
孤单地走完短暂的人生
枕着思念,匆匆离去
我却欠你一生的守候
天涯相望,愁肠思断
只有每夜对着遥远的月亮与不眠的
星星

才使我可以默默地和你对话相望
一颗心在天涯
一颗心在海角
隔绝了遥远的帷帐
把思念
挂在清冷的天上
当海风吹过耳际
我仿佛又看到你那白荷花一样的欢笑
和那含羞草般轻轻颤动的哀怨

梦一程,醉一场
阑珊处独自点蜡
祭奠一段清晰又模糊的往事
韶华易逝,寂寞悠长
只求你
芳魂化蝶舞清影
不再独自辛酸
不再身影蹒跚
坐在无人的角落里
彻下潇潇夜雨
流写你姗姗远离的背影
怀念那一页一页初见的温馨如梦

这个夏天
离你远去的日子近了
拜托海鸥把我们唱的最后一支情歌
用翅膀编织一个悠悠飞翔的故事
带进蓝天云絮
然后沉入海底
因为只有大海才能解释
彼此之间
夏天的故事……

高州煮汤糍

■ 江火胜

高州煮汤糍,又叫水煮糍。做法和我们当地常见的寿桃糍差不多——浸米、舂粉、包馅、蒸煮,工序一道不少。每年腊月二十六七,家家户户开始包制,用来拜神纳福,辞旧迎新。

最近一次吃到煮汤糍,是冬月廿四。那天下午我正在练字,小杨老师推门进来——他是2004年出生的小伙子,教书法,我们因字结缘,是忘年交。没多久他电话响了,那头通知他准备入伍。我听着,一阵难言的即将分别之情油然而生,放下手中的毛笔,给他斟了杯茶。我极力掩饰着情绪,却也明白,人到中年,生活再怎么控制,都避免不了在做减法。我轻轻说了句:“以后这几年,一个画面,估计你都能想象得出来,如果其他朋友不来,估计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写字了。若没有得到及时的提点,我也只能在错误的路上重复一万次了。”说着说着,差点哭了出来,又陷入了一阵沉默中。

一个多月前的晚上,小杨老师隐约说起第二天一早要回趟乡下。我们逗他“是不是要回乡下相亲”,他笑说不是。再三追问,才说是要回石板镇过“不了节”——这个节日类似丰收节,每家每户在晚造收成后,以糯米包制煮汤糍,用来宴请亲朋好友。他乡下在高州的西北部,两省交界处,当天往返,还要过节,得早早出发。

他刚从乡下回来后发来信息,说是带了点乡下的煮汤糍回来,叫大伙上他家吃。那晚,我刚到写字室,看了下时间,十

点过了,就推辞说太晚了上他家不好。而后没多久,小杨老师推门进来了,手里拎着个塑料袋。“来!煮汤糍,趁热吃。”他说,“家里没饭盒,下楼买了这种塑料的。”看他搓着双手,眼前是滚烫的糍,心里一阵感动,也夹着愧疚。为了不想上人家屋里,我找理由推脱,他却亲自送来了。乡下当天往返,一百多公里,他不顾疲惫,回家弄热,又连夜送来。那晚我吃的是糍,脑子里却是他急急下楼买盒子、回家热糍、打包、骑着小电驴冲进寒风的画面。

上周,小杨又说有事回老家,我们再次调侃他:“这回真是相亲了吧?”他三缄其口。直到今天下午,接到入伍电话通知,他才坦白,上周是回乡下兵检去了。

我把音乐单曲音量调到刚好罩满整个屋子,又勉强能轻轻传出窗外。想起寒夜里小兄弟送来的煮汤糍,我相信他人入伍后、在他以后的人生里,一定能保持这份质朴与高情商。我希望他以后,心里既没有江湖,也没有太多画面感,有的只是对艺术的执着,抱朴守拙,守得云开。

好男儿当兵去。此去经年,等他退伍或转业回来,我大概已花甲之年。因体能或兴趣转移,一起写字的机会不知还有没有,是否能再尝到这有情有义的煮汤糍,也是个未知数。身边人来人往,只渴望多年后,他还记得这事,也会邀请我们去他老家过一回“不了节”,柴火煎煎煮煮的高州煮汤糍,那该有多美味啊!

村里的戏台

■ 陈映琼

戏台坐落于村中心,是村民俗文化活动的核心舞台,更是一代代村民的精神地标。

一年四季,大小活动,都在戏台上轮番上演。特别是除夕至元宵这段时间,更是热闹非凡。今晚表演戏剧或纸影戏,明晚播放电影,后晚一群热血青年在台上热舞……全村人几乎都涌聚于此,从抱在怀里的婴儿,至九旬老人,将戏台下面的广场挤得满满当当,里三层外三层,连踮脚张望的缝隙都难找。商贩们更是不甘落后,使出浑身解数,揽客生财。油炸蟹饼、红薯饼、油堆等散发出阵阵香味,直往人鼻子里钻。卖甘蔗、冰棒、甘草水果等叫卖声此起彼伏,馋得孩子们直流口水。衣服店、杂货铺、凉茶店则安静呆在角落,恭候顾客光临。

大人们忙于各种店里挑选吃的,孩童们则穿梭于杂货铺,挑选心仪的玩具。不大一会儿,讨价还价声音,孩童们吹响的小喇叭声、哨子声,相互混杂,几公里外都能听到。

戏曲的弦乐一挑、锣鼓一敲,似有股无形的魔力:让谈笑风生的人们安静地端坐凳上,让嬉闹的孩童们乖乖倚在大人身边,连商贩们的叫卖声也悄然停住——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戏台。

弦乐奏响一会后,穿戴着漂亮戏袍的演员们才会陆续出场。有时是穿着淡雅色调的翩翩公子,有时是穿着色彩素雅的官宦闺秀,有时是穿着深色长袍的老生,有时是夸张造型的小丑……大人们很喜欢戏曲,对台上表演的剧本耳熟能详,经常是看着看着就跟着哼了起来,形成台上主唱,台下帮腔的盛况。遇到好人被坏人欺负时,台下骂声一片,恨不得上台手刃坏人,还好人一个公道;遇到悲剧时,台下泣声一片;遇到好人沉冤得雪时,台下叫好声响彻夜空……

孩童们坐久了就失去耐心,蹿上蹿下。一会跑到戏台前近观演员的表演,一会跑去戏台后方,踮起脚尖,侧眼窥视,看

演员们如何更换服饰与化妆,当然也常常被戏剧班的管理者呵斥“不要捣乱”。

我则常常看到一半,就跑去买甘草木仔或鸟梨。它们被切成一片片,浸在甘草汁中,顾客买时就用竹签串起来,撒上陈皮粉与南姜末,轻轻一咬,“甘、咸、酸、甜”四味交织,瞬间在舌尖上迸发,如同酷暑时的一口冰棒,又如夏夜的一缕凉风,清爽无比,欲罢不能。水果摊的店主是一名老伯,热情大方,因我是常客,每次都会多给我一两片水果。那时,小小脑袋里,唯有美食,左手一串甘草木仔,右手一串鸟梨,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甜蜜。

村里戏台整体结构是以灰沙土、砖头建造的,有一层半楼的高度。前台用于唱戏、电影、表演节目,后台是化妆间,里面常年摆放各种戏剧道具。

以前村里有自己的戏剧团,戏台的化妆间,便是演员们日常排练的地方。旧时的村小就建在戏台旁,放学后我总爱跑去凑热闹,趴在窗边听他们吊嗓练声;偶尔得到管理人员的应允,便雀跃着抓起戏服往身上套,学着戏里的腔调迈着步子比划,引得众人一阵欢笑。只可惜,后来这戏剧团终究是解散了。

十年前,村里在另一块空地上重建了村小。而在小学旁,一座崭新的文化广场顺势落成,这里既有规整的舞台,也有开阔的篮球场,渐渐成了村里另一处热闹的文化活动中心。妈妈说,如今这儿常年人声鼎沸:既有传统戏曲,延续老戏台的韵味;也常办广场舞比赛、青年歌手大赛、篮球比赛,洋溢着新时期的活力;就连书法、绘画等文艺展示,也总在此地开展。

老事物,终归会以更鲜活的模式延续。老戏台守着节庆时的锣鼓喧天,承载着祖辈传下的记忆;而新时代的文化广场,则承接了乡土的过去,连接着乡村的未来。一老一新,一静一动,交相辉映,各展其长。而乡土文化,便在这新旧共生里,从未落幕。